

中国文坛流金十年的永恒经典

2005-2014
太阳鸟文学年选

中篇小说

2014
中国最佳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林建法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主 编 王 蒙

分卷主编 林建法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4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林建法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 7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 - 7 - 205 - 08878 - 1

I. ①2…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7189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 - 23284321 (邮购) 024 - 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 - 23284191 (发行部) 024 - 23284304 (办公室)

http: //www. lnpph. com. 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9

字 数: 254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丽竹 陶 然

封面设计: 小 北

版式设计: 孙志武

责任校对: 高 彤

书 号: ISBN 978 - 7 - 205 - 08878 - 1

定 价: 49.80 元

目 录

故乡 红 柯	1
当我们耳语时 唐 颖	32
丁西，和他的死亡 李 浩	63
无处悲伤 李月峰	99
同体 孙 频	129
惟妙惟肖的爱情 方 方	170
鸭舌帽 尤凤伟	220

故 乡

红 柯

鸡上架

娃娃想他娘（音 nia）

——关中西府民谚

1

回故乡之路就是看望母亲之路，寻找母亲之路。用当地方言说就是鸡上架，娃娃寻（醒）他娘。这个娘在我们当地人叫 nia（尼阿压），这么发声就对啦，你就成了个娃，碎碎一个娃，不管你在外边弄多大个事做多大个官，哪怕做了皇帝回到故乡你就是毬把高个娃，卵蛋大个娃，老远地你会听见你压（娘）在黄土高原的深沟大壑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喊叫：狗娃回来！狗娃回来！回来喝豆豆米汤。你的眼泪就大颗大颗地滚下来，就像你压（娘）在锅里煮的米汤里的大颗白豆。

古老的周原包括岐山凤翔扶风，岐山是周原的白菜心心核桃瓢瓢，凤翔扶风沾一点边边。周健家就在岐山与扶风的交界处，一会儿划归岐山一会儿划归扶风，用当地人话说，拨拉来拨拉去反正都在大腿根根上，文明一点说法反正离不开周原。回故乡周原的路有两种走法，不管从西安来还是从关中平原最西端的渭北市来，一路坐火车到蔡家坡改乘汽车上北原到县城再往乡镇赶。

相当长时间周健回故乡都有一种钻地洞的感觉，就像《封神榜》里的土行孙，从西安一头扎下去，从周原老家的村子里钻出来，甚至连村子都

抛开，直接出现在家里，出现在娘跟前，甚至连父亲哥嫂亲人们都抛开，回老家回故乡就是为看娘，娘一声狗娃我娃旗旗我娃，娘俩就长一声短一声地这么嘟囔，紧接着是满脸的泪水，紧接着是一大老碗哨子干面。

钻地洞的感觉是从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开始的。每次回老家，村里人本家族亲人都厌其烦地问在阿达工作？他很不自然地给大家编造并不存在的单位。这种谎话很快就被大家识破。老家人到底不是外人，不会戳破这个秘密，可他们的眼神都是X光都是B超CT，B超连女人肚子里的胎儿是男是女都能分辨出来，周健娃在外混得咋样大家能不知道？知道又装不知道的眼神太伤人啦。那一刻，故乡遥如山河。从自家院子开始，房屋、树木、猪圈鸡舍、田野沟壑、河流、天空一一消失，就像得了白内障，走在一条盲人专用道上，完全凭直觉往返于异乡与故乡之间。

一个在异乡混得不如意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即使回到故乡也只能看见自己的亲娘。

周健还记得那些年他总是赶最后一趟班车，天黑时进村，有点像古代的侠客，帽子遮脸，戴一副墨镜又像现代黑社会，反正没人认出他。幸好他们家在村子西头。这种关闭各种感官的方式几乎等于地下核试验。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只要踏上回故乡之路，他身上的各种器官就自动关闭，只有到了娘跟前才自动恢复各种功能。不能让娘看见一个木头儿子，一个活死人、一个木乃伊，那会让娘伤心死的。

相当长时间周健甚至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大邮包，直接寄到娘手里，万万不能让别人插手，父亲和哥哥都不行。只有娘懂儿子的心思，娘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油灯下或者点一根蜡烛，亲手打开邮包，她的儿子周健从邮包里苏醒过来，睁眼就能看见娘。一个在异乡的失败者多么喜欢夜幕呀！多么喜欢做一个夜行人，跟特务一样悄悄进村又悄悄离开。

相当长时间周健在异乡混得再不如意也不会空手而归，不管娘说多少遍不要带东西，人回来就行，他能空手回来吗？他带给亲娘那些不值钱的糖果饼干娘一个不剩全散给村里人了。周健能想象出娘一家一户串门子的情景，周健能想象出娘把这些礼物递给乡亲们时一口一个我娃周健，人家当然会赞美娘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乡亲们这些礼数还是有的。周健也

曾南下广州深圳，那些地方太遥远了，连土行孙钻地洞的感觉都没有了，连想象中由娘亲手接收亲手打开的邮包都没有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春运，拼命往故乡赶呐，必须在除夕夜赶回家吃年夜饭。吃不上年夜饭一年都晦气，那可是圣餐呐。短暂的南方打工经历给周健唯一的成果就是故乡成为他心中的圣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陕西，他一直往返于故乡与西安之间。他可以在西安四处打工，但故乡周原是固定不变的。也就在他从南方返回西安的路上，故乡成为圣殿。他在西安稍做休整，拿到一笔钱到康复路批发市场购买廉价的饼干糖果衣服鞋袜，拎一大包，匆匆赶回故乡周原。出西安那一瞬间世界就消失了。这回不再是土行孙钻地洞，而是整个世界的消失，连车轮声都没有了，村庄的房屋全成了庙宇和殿堂，村子里的人全成了神职人员，他甚至没有使用和尚道士这些旧观念，当然也不是洋神父。他见了大世面，脑子才会有这种似是而非怪诞可笑的神职人员形象。

家园和故乡的守望者往往会评判远方游子的一片诚心，孝敬给父母的礼物父母都要散到整个村庄，任何一个村民的议论都至关重要，不要说周健这样的失败者，叔叔那样的人甚至比叔叔更出色的人也常常遭到嘲笑戏弄，流言蜚语会产生滚雪球效应乃至蝴蝶效应。这是离开故乡的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回故乡之路就是朝圣之路。每当受到故乡亲人和乡亲的嘲弄时他们就觉得藏族同胞比他们幸运，佛爷不会嘲弄一个圣徒，寺庙也不在乎朝圣者贡献多少，一步一叩头的艰辛与虔诚是值得的。金花婶婶破天荒地嘲笑故乡守望者的无理要求是“有恃无恐”。二〇〇〇年许多村子都荒凉破败了，出县城不到三四里地就出现空村子，偌大个村庄被土匪洗劫了一般，许多人家都大锁挂门，野草长满庭院，野兔野狐乱窜，天没黑大家就早早关门。周健他们家离县城五六十里路，就更荒凉了。再荒败的村庄，那些留下来的人照样有恃无恐，大家都心里明白都不说破，金花婶婶以蒙古人的坦率和豪爽毫不客气地提出警告：不要以为守望家园守着故乡守着父母就“有恃无恐”。据说犹太人的先知耶利米就这样警告过耶路撒冷守护亚卫圣殿的同胞：不说谎不欺诈才有尊严，有尊严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乡。叔叔周志

杰和金花婶婶被亲人们骗得够呛，大家对这些忠告置若罔闻，大家都知道金花婶婶会看在丈夫面子上做出让步，金花婶婶嫁给叔叔那天起故乡的人们就把她当善人，善人的警告是没有力量的。

周健无数次想象过叔叔周志杰的落魄岁月，叔侄两个交谈时叔叔一口一个娘就暗示了侄子未来的生活。周健大学四年是叔叔供出来的，周健信誓旦旦要报答叔叔时，叔叔只淡淡一句：常常回家看看你娘。好多年后周健才明白故乡就是娘。

在地洞与邮包之外周健甚至有魂归故乡的经历，按理说这是死人回家的方式，周健这个大活人都用上了。不用说那是周健最惨的时候，连行头都没有了，遮羞布都没有了。人越潦倒思乡情就越浓烈，灵魂就出窍了，电波一样辐射到娘跟前，娘不停地叫着狗娃，不停地给他喂豆豆米汤，一勺勺子舀起又落下，娘还是不停手地舀啊舀，娘相信这不是梦，周健娃就在她跟前。异乡的儿子在梦中梦见他在喝豆豆米汤，娘问他啥时回来？他就说了大实话：儿要衣锦还乡。娘在梦中说了大实话：不管穿啥衣服你都要回来，光身子也要回来。另一个声音告诉娘儿俩：“那是痴心妄想”。娘儿俩大梦初醒，彼此都能看见对方惊愕的样子。梦的消失更接近霜雪融化，全化成了泪水。

叔叔周志杰最悲惨的时候是在故乡的深沟大壑里唱《大月氏歌》和《我的母亲》。中学生周健暗中监视叔叔，怕叔叔想不开，整整一个月叔叔就鬼念咒一样又是吼叫又是哼哼这么简单的两首西域民歌。《大月氏歌》还好理解，《我的母亲》就有点莫名其妙，叔叔的母亲就在身边嘛。一个人在故乡在娘身边念叨娘确实令人费解。在异乡唱《我的母亲》才有意义。这是卫拉特蒙古民歌，跟萨吾尔登一样伴随他们从伏尔加河回到天山母亲的怀抱。《我的母亲》是这样唱的。

用那清清的泉水
清洗我的衣裳
清洗我的衣裳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用那酸苦的泉水

清洗我的双手

清洗我的双手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到渭北市丰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报到的第一天周健就去蓝天幼儿园找他心爱的姑娘张海燕，这个举动后来被金花婶婶称为完成了从麻雀到鹰的进化。金花婶婶认为内地的男人离真正的男人至少有三千年的距离，也就是麻雀到鹰的距离。周健当年目睹了金花婶婶从遥远的北京来到周原老家叔叔的身边时叔叔怎样从绝望沮丧走向新生。那时中学生周健就明白了张海燕在他生命中的位置，不管后来他有多么坎坷有多么倒霉，他在内心深处都没有放弃过张海燕。我们可以想象好多年以后回到渭北市的周健出现在蓝天幼儿园时正在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的张海燕有多么从容镇静自信，那眼神分明在告诉周健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周健从紧张激动慌乱中静了下来。接着就去逛街，从经二路逛到马道巷自由市场逛到华通商厦，在向阳阁吃包子喝稀饭。分手的时候周健已经是个充满自信的男子汉了。

周末周健回家看父母。班车启动的那一刻周健看见了蓝天白云太阳，渭河两岸市区的大街小巷高楼大厦车流和色彩斑斓的人群，接着是暗青色的秦岭和金黄色的高原。色彩出现在眼瞳里，跟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首先辨认红气球。他记得清清楚楚，他看见张海燕的笑容一点一点绽开时，他的眼睛也亮起来了，张海燕身边的孩子们都举着五颜六色的气球，他只看见红气球，他跟孩子们待了半小时，从红气球到白气球蓝气球紫红气球花气球全都认出来了。那天张海燕一身红裙子，像一团火，最先照亮了周健的眼睛，周健抬头看天，就看见了太阳。阳光开始在他身上漫延，手里就像攥着火焰。世界开始苏醒。

汽车上了北原，故乡不再是黑暗中的地洞和隧道，故乡如同油画，庄稼树木村庄河流山脉高原，然后是深沟大壑。娘的周围就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娘的周围还有父亲哥嫂侄儿侄女还有众乡亲，娘的周围有天空大地日月星辰。这才是完整的生机勃勃的娘啊。娘看到的儿子也是完整的充满生

机的世界。娘都顾不得儿子带回来的礼物，娘抓住儿子的手，挨家挨户去串门子，让全村人看看这个精精神神生气勃勃的儿子。那一天周健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浴火重生脱胎换骨，那一天周健目睹娘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轻松，几行千里母担忧，这些年娘的心一直悬在空里。带着一个姑娘的爱回到故乡回到娘身边这才叫衣锦还乡。周健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对张海燕充满无限感激。

昨天，张海燕带他从经二路到马家巷到华通商厦忙了一上午。自从有了张海燕，他带回家的礼物就变了样，细心的娘心里就有底了。不管是乡村的集市庙会还是城市的大小商场超市，女人们天生就是购物天才，男人们可以说一窍不通，未成家的小伙子们就更不懂了。

这回张海燕准备了两份大礼。不用儿子解释娘就知道另一份是给人家行情的。儿子说的地方离他们家十几里，隔两个村子。同事的哥哥结婚，娘就知道这个同事对儿子很重要。那个村子出了许多干大事的人，有县长有局长有厅长有副市长，是全县有名的干部村，儿子能到那个村去参加婚宴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儿子完全可以直接去那个村赴婚宴，儿子先看娘再去赴婚宴绝对是那个细心的姑娘安排的。半个月前儿子带那个叫张海燕的姑娘回来让全村人对儿子刮目相看。叔叔周志杰身边前后出现过田晓蕾和金花，一个比一个漂亮能干。这回周健又带回一个洋娃娃一样的张海燕，大家就说周家叔侄有女人缘。这个叫张海燕的姑娘一点也不像城里娃，抢着干活，对臊子面特别上心，一学就会，一点就通，婶婶嫂子们都以为这个未过门的乖媳妇专门来巴结孝顺婆婆的。娘心里清楚，这个城里娃没这么简单。简单也好复杂也好都是为儿子周健在忙活，这一点娘很清楚，娘就更喜欢这个城里娃。

周健借了邻居的摩托半小时就到。临走前娘叮咛了一句：生人多管住嘴。农村人把亲戚都分成生亲戚与熟亲戚，去舅家可以放开胆子由着性子，舅家以外的亲戚就讲礼了，稍有不慎就被人笑话。同事这种关系在乡村是个新概念，很生分的一种人情交往。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份交情等于打出一片新天地，农村母亲与城市女友配合默契高度统一。谁也不敢告诉娘那个定时炸弹一样的搅拌机。

同事刘军在村口接周健，周健带了红包又带礼物，两个人就摔跤一样纠缠一番，周健一口一个我娘嘱咐哈（下）的事情，送给你娘，还有你婆（奶），孝敬老人嘛。同事刘军就住了手。城里人把老婆当娘，农村才把娘当娘，在农村提到娘对方就得退让。刘军就先带周健去看奶奶和娘。刘军奶奶90多岁了，行动自如；刘军的娘七十不到却是个半瘫子，受过大苦大难。张海燕的大礼包里又分三个包，有给老人的营养品，有给碎娃的各种糕点糖果玩具，一帮碎娃跟高祖奶分享了食物和玩具，老小孩老小孩九十高龄的老太太跟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大嚼大咽，真正的返老还童。刘军半瘫的亲娘是这个家的主心骨，一边轰赶碎娃一边哄劝老太太慢点吃慢点吃小心噎着没人跟你抢，给你抬（留）着哩。刘军的娘满心欢喜：“你婆这么高兴比今几个娶孙媳妇还高兴。”刘军他娘就问周健哪个村子的？三言两语周健他娘跟刘军他娘几十年前一起参加过公社种棉培训班，“学打喷雾器，给棉花打1059敌敌畏，你姨我穿粉红的的确良，你娘穿豆绿色的的确良，你娘白清豆绿色衬皮肤，你姨我黑得跟唠唠（猪）一样跟非洲人一样。”屋里人全都笑了。周原人骨子里都有这么一股幽默劲，常常嘲讽自己编排自己挖苦自己，其实心里很高兴。

刘军难得见亲娘这么开心，不停用拳头砸周健脊背，这都是乡村亲兄弟才有的举动。刘军他娘就把周健当自家人了，以长辈的口气告诉他们：“你俩要跟亲兄弟一样，上了原是兄弟，下了原到了生地方还是兄弟。”刘军跟周健就跟电影里的外国人一样拥抱了一下，互相拍拍后背。刘军娘再次嘱咐他们：“你俩要互相照应互相帮衬。”他们两个就跟碎娃一样给老人鞠躬，憨憨地嗨了一声笑眯丝丝离开老人。

跟张海燕预计的一模一样，酒席上热热闹闹，大家互相问好。有好几个乡党同事，他们直接纳了礼入席。婚礼开始前大家就是喝茶嗑瓜子吃花生谝闲传。周健抽空给张海燕发个短信：“刘军他娘跟我娘认识，刘军娘把我当自己的娃一样看待，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俩跟亲兄弟一样互相帮衬互相照应。”张海燕果然喜出望外，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哇，你太棒啦！你太有才啦！搅拌机成火炉子啦！”接到请柬的那天，张海燕就告诉周健：“搅拌机的危险就要解除了，搅拌机就要变成火炉了。”刘军负责操纵五号

搅拌机，跟刘军结成兄弟就等于跟搅拌机结成兄弟了。张海燕第二个短信告诫他：“少喝酒，多吃菜少吃肉多吃臊子面。”娘还是老观念，张海燕就灵活多了。周原农村待客都是两顿饭，上午面下午酒宴。周健放开肚子吃了二十碗臊子面。臊子面能把生人吃成熟人，把熟人吃成兄弟。周健这么一碗接一碗，大家就知道周健跟刘军在单位关系不一般。刘军也高兴啊，还劝周健再来两碗稀的。周健没推脱，站起来松松裤带，这是对厨师的最大赞美，大家都笑，都觉得周健是个实在人。中午吃酒宴时周健就收敛多了，劝别人吃吃喝喝，硬菜让别人，自己只吃跟前的素菜，大家就觉得周健不贪，懂礼数。周健回单位前在家里待了一会儿，他要让娘分享他的成功，他跟出色的演员一样模仿刘军他娘如何回忆自己当年跟周健他娘在公社植棉能手培训时的情景。娘高兴地一边摸周健后脑勺一边嚷嚷：“我娃乖的，我娃蛮的，我娃灵醒的，过两天娘就到刘家寨子找她去，娘也想起这么个人，黑瘦黑瘦，跟唠唠一样（猪）一样跟非洲黑人一样，好找得很，她娃就叫刘军，我就吆喝军军他娘，她就跟跳蚤一样蹦出来啦。”正说着，张海燕就来了短信：“先不要急着去见刘军他娘，年底再去。”周健就把张海燕的话变成自己的话，这点小心眼还是被娘看出来了，娘满脸不高兴，“我娃福大命大成城里人啦，城里人把媳妇当娘，张海燕还没进门哩，婚都没订哩就成我娃他碎（小）娘啦，我娃电（贱）得闪哩，比闪电还快，把老天爷眼睛都照花啦。”农村母亲总是用这种方式戳进城娶了洋媳妇的兒子的心窝窝，每一句都能把亲生儿子戳得鲜血淋漓龇牙咧嘴喘不过气。

周健落荒而逃，一路不停地出粗气不停地解纽扣，半个胸膛都露出来了，车上人都把他当流氓无赖了，都远远躲开。见到张海燕时他脸上怒气还一团一团地飘着。张海燕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他犯的什么病，递给他一缸子水，不等他喝完水一句话就把他摆得平平的：“刘军就是一个农民工，你大学毕业属于技术人员，两个娘见面拉家常肯定要拿儿子说话，刘军他娘肯定连吃败仗。”周健做了垂死挣扎：“我娘没那么浅薄。”“那不叫浅薄，哪个母亲有你这么一个儿子都会忍不住要自豪一番要骄傲一番，你娘怎么赞美你都不为过，即使不说话她的神情会告诉世人我的儿子有多么优秀。”周健就张不开口了。张海燕笑咪咪地刮周健的鼻子：“你娘对你

的好我是代替不了的，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看把你紧张的，你放心，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刘军也开始跟周健谈自己的娘，关系不一般的人才谈这种贴心贴肺的话题，既庄严又神圣，就像洋人彼此交谈宗教话题。中国男人谈信仰谈女人，甚至谈到妻子和情人都很随便，谈到娘，即使恶棍也会认真起来。刘军并不想在渭北市安家，刘军的理想就是在周原老家县城买一处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把娘接到县上，村子里有房，县城也有房，几个哥在西安和渭北市吃公家饭，还不是一般的公家饭，都是干出名堂的人，刘军没细说两个哥哥的名堂有多大，反正他这个只念过初中的农民工能进渭北市这么好的单位全凭哥哥张罗。农村母亲都喜欢住在乡下老屋，不管子女在外边干多大的事在城里置多大的房子，农村母亲跟赶集逛庙会一样图个稀罕，住上个十天半个月就心慌得不行，就闹着要回乡下老屋去。刚刚结婚的三哥比刘军情况好，大哥二哥大学毕业在西安市渭北市长成了参天大树，三哥念完高中连续五年考大学，越考越惨，只上了自费大专，还是大哥费好大劲办成的。三哥人不笨，先在渭北市干几年，又进军西安，有老大老二帮衬，在西安把房都买下啦。好心人就给刘军指点迷津，你娃的发展方向应该与三个兄弟相反，你娃要往老家发展，老家是你娃的根据地。刘军就开窍了，刘军不惜与前任女朋友分手。刘军来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与谋。”前女友这一页就被翻过去啦。现在这个女朋友跟刘军志同道合。“我屋这情况，在西安市渭北市不咋样，在咱周原眼热得很，关键问题女人要有脑子，长副猪脑子能把你气死。”刘军对现在这个女朋友很满意，关键是能谈得来，能充分理解刘军的战略意图，而且理解得很透。刘军在渭北市挣钱，她在周原小县城帮亲戚打点一个商店，他们都看好一处房子，三四万块钱就能拿下，到时把娘接到县城，全中国的县城不就是个大农村嘛，从县长到乡镇长一满乡音，满街方言土语，县中学的老师讲普通话压力都很大，农民要么就听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邢质斌李瑞英海霞那种高水准普通话，要么就听土得掉渣的方言土语，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农民全都斥之为醋溜普通话。小县城里更大的好处就是可口的家乡饭，臊子面锅盔面皮醪糟瓜果蔬菜都是自产自销，县城大街上的水泥路再宽再厚还是能让人感觉到乡村土

路的潮润柔软舒适。女朋友比村里的好心人更高出一筹，刘军的大哥二哥娶的都是独生女，三哥娶的这个媳妇是个西安长大的城里娃，苗条白净漂亮。年轻人都把新娘子当电影明星，上年纪的人可不这么看，都在议论老三娶了个豆芽菜，还不是厚墩墩的白豆芽，麦秆一样的绿豆芽嘛，中看不中用。刘军女朋友的优势就显出来啦，要狗子有狗子要胸脯有胸脯，凭农村户口，可以生两个娃娃。刘军女朋友已经提前进入角色，开始设想他们未来的生活：咱只要生养一个儿子娃，咱就是刘家的活菩萨，刘家香火唯一的继承人嘛。刘军告诉她要给我当媳妇就得孝顺我娘，她满口答应。刘军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在县城安家，她就抢了刘军的话头：“不为你娘你也不会在县城安家。”她进一步指出：“把娘抓在手里等于把你三个哥的卵子捏住啦。”两个人就这么尿在一个壶里。刘军开始抽烟，听周健的十二五规划。周健的想法就简单多了，在渭北市买房安家，把父母接到市上。

“你大哥你二哥愿意？”

“我从中学到大学是我三爸（三叔）供的学费，我三爸三婶的话比我爸还管用。”

“你的问题就在张海燕身上啦，张海燕可是咱周原县城的人，她爸她妈这一关你兄弟不好过。”

周健和张海燕交往几个月，张海燕都去过周健家，周健还没去过张海燕家，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刘军长长吸一口烟，又慢慢吐出来：“兄弟，听老哥一句话，你把张海燕的活做（zu）了，生米做成熟饭，她爸她妈就没办法啦。”周健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这种事咱做不来。”“你是个实在人，心好，你还是个大学生，书念多就把人念细发啦就把人念软和啦。”两个人光抽烟不说话，沉默了几分钟，刘军就说：“城里女人比较复杂，霸王硬上弓也不是办法，不像农村姐姐（姑娘），把活做了她就死心塌地跟你啦，就不会再有啥想法。”刘军在周健腿上拍一把：“念过书的跟没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刘军真把周健当兄弟，刘军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啦：“我跟我女朋友认识不到两个月就把她的活给做了，她还伤心得哭哩，我就告诉她我第一个女朋友交往二年啦我都没做她，我这么快做你是跟你诚心过日子呀，她当下就不哭了，只问我一句真的？我二话不说把她压倒

又做了一回，这下她信了。男人嘛凭嘴弄不成事。”刘军绕个大圈子又绕回来：“听老哥一句话，瞅准机会把张海燕的活做了，这么好的女人你把她的活做了你才知道活人是个啥滋味。”

正说着张海燕就过来了。刘军猛嘬两口烟，慢慢吐出的烟雾把整个脸罩住了。张海燕笑眯眯地打量着这两个大活宝，把他们两个都看毛了，都把烟丢掉了，跟碎娃娃一样双手撑地不知所措，张海燕弯下腰凑近他们的脸：“你们两个脑袋顶着脑袋跟亲兄弟一样真让人高兴。”刘军说了一句：“你俩慢慢高兴吧。”就溜了。张海燕继续逗周健：“说什么话呢？这么神秘这么亲热？”

“胡编闲传呢没啥秘密。”

“不想让我分享一下？”

“村子里的事情说了你也不懂。”

“村子里的事我不懂，可我懂得你不能在农民工跟前摆大学生架子，刘军没念过多少书，可他比你有经验，他肯定给你说心里话，你可要认真对待。”

“我还得慢慢消化。”

“刘军给你灌了啥洋米汤把大学生的脾胃给伤啦。”

周健的神情已经相当怪诞了。张海燕吸了口冷气：“两个坏蛋肯定没干好事，肯定心里有鬼。”周健不会把这个鬼说出来的，张海燕转怒为喜：“男人在一起捣鬼肯定关系不一般，咱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本姑娘原谅你啦，你不要紧张，放松放松再放松。你开始在厂子里扎根啦，你有哥们儿啦，有关系啦，叔叔和婶子用那种口气说大被窝，谁不知道被窝里暖和和被窝舒服，我可不想让人家把你堵在大被窝外边挨冻。”

张海燕跟呱呱鸡一样唧哩呱啦的时候周健按着她的肩膀洗耳恭听，待她呱啦完就把她揽在怀里好像他的胸口是个鸟窝，鸟儿入巢又会飞走。两人分手时周健站在原地直到张海燕消失，快消失的时候这只鸟儿转身摆手微笑，周健的目光就一直紧随那粲然一笑。

相当长时间他们拥抱抚摸亲吻都摆脱不了他思念她的时候所产生的美妙的幻影，现在这个幻影成了活生生的胴体，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相当长时间周健都是舞蹈的旁观者。高中生周健曾目睹金花婶婶在渭北高原的深沟里如何用歌声与舞蹈重新点燃叔叔周志杰对生活的希望，周健也不止一次在叔叔家里有滋有味地欣赏叔叔一家人的歌舞表演，周健跟亲朋好友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叔叔一家人的新疆习惯，甚至认为这是金花婶婶有意识地融合跟前妻女儿周晶晶的关系。舞蹈中的一家人那么密切那么默契，连村里的老人都认为金花这个后娘比亲娘还亲，周晶晶总是跟后娘搂搂抱抱，动不动就扑到后娘的怀里，动不动就脸贴着脸，亲娘田晓蕾在场也不避讳，有人甚至认为这个蒙古女人前身是个巫婆，要不是她毕业于北京师大人家真把她当巫女，金花婶婶就得意洋洋地宣称我是萨满，草原上的红衣大主教，哈哈哈哈哈！这个美丽的草原女人笑弯了腰。

跟张海燕交往不久，张海燕的同室室友方静告诉周健：“海燕为了你都不跳成人舞了，整天跳娃娃舞快成大白兔了。”方静把话都挑明了，还不快陪张海燕跳舞！他就告诉方静：“我还真不会跳舞。”“你该不会告诉我你没念过大学吧？都什么年代啦大学每个周末都有舞会啊。”“也有从来不参加舞会的学生。”周健说这句话的时候笑眯眯的，那么灿烂的笑容在黄土高原的夏天，在渭北市蓝天幼儿园的教工宿舍里，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都黯然失色，张海燕的这位同室密友方静第一次在灿烂的阳光与笑容的背后看到了某种冰凉的东西，方静的脑子里飞快地闪现出大学时代的几幅特写镜头：食堂有学校提供的免费菜汤，总有学生提前赶到食堂买一份米饭或两个馒头，赶在大家就餐前已喝下一碗菜汤，第二碗菜汤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了，免费汤就成全部的副食了；每到周末各种舞会聚会开始热闹起来的时候，总有学生匆匆离开校园去打工，节假日常常会把这些学生累成一个农民工，步履蹒跚疲惫不堪赶回来上课。眼前这个笑眯眯的家伙曾经在大学校园里上演过无数次这样的镜头，大学毕业后又延续了三年，直到几个月前回到渭北市回到张海燕身边。这个笑眯眯的家伙心平气和地告诉方静：“那时候我心里装着张海燕就对别的女生视若无睹。”方静就告诉他：“你要跳舞张海燕会很高兴的，你看那些男女搭档的舞蹈演员和滑冰运动员都成了夫妻。”

张海燕从来没逼过周健跳舞，直到上一个周末，在叔叔家，前婶婶田

晓蕾来看女儿周晶晶，后婶婶叔叔两个孩子和张海燕全都投入地跳萨吾尔登，旁观者周健再也坐不住了，笨手笨脚地上去了，一下子就中魔了，雷电穿身一样。金花婶婶边教他边告诉他：“傻小子，好好跳，海燕就有信心跳少女萨吾尔登了。”金花婶婶就一把把他推给张海燕，张海燕喜极而泣，不停地：“我没事我没事，我太高兴了。”

路上张海燕告诉周健：“你太幸运了，第一次跳舞就跳这么好的舞，我以前跳的那些舞纯粹是为了表演，萨吾尔登才让我找到了感觉，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摆脱那些程式化的很肤浅的舞蹈。”

“萨吾尔登有这么神奇吗？”

“十二种萨吾尔登都是模拟雄鹰骏马牛羊骆驼狡兔的动作，全都包容了飞禽走兽花草鱼虫天地万物的生命，整个生命都打开了，跟天地万物接通了，人与人，人与万物的生命集于一身，这是一种最亲密的接触，细腻温柔又激情奔放大气磅礴，这才是最美的时刻，金花婶婶来你们家这么多年你这个木头今天才开窍。”

“我一直在等你嘛。”

“回答正确，本姑娘奖你一朵小红花。”

周健额头上就吧唧落了一个吻，就像一条矫健的鱼跃到岸上又跳回水里，张海燕鱼一样跑开了，消失在人群中时还没忘了那经典的回头一笑。

2

金花结婚的时候父母哥嫂弟弟来陕西参加她的婚礼，金花的父母把周志杰的父母当成周志杰的爷爷奶奶了，金花跟父母一起生活在牧区，后来在和静县城工作的哥嫂把金花接到县城中学，在牧区生活的父母饱经风霜，但与陕西农村的亲家相比跟两代人一样。金花的父母跟亲家告别时说好过几年一定来看看亲家。公公婆婆把这些话当客气话，只有金花心里清楚这话的分量。

周原老家离原下西南角的渭北市七十多公里一百多里地，在周原人眼里就是相当遥远的异乡，在新疆人眼里近在咫尺嘛，眼皮子底下嘛，别说一百多里地，几百公里也近在眼前。每到周末金花婶婶就把家托付给学生，